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互联网金融 对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安徽省调研数据的分析

严爱玲^{1a}, 江宏^{1b}, 郑书莉²

(1. 巢湖学院 a. 工商管理学院, b. 经济与法学学院, 安徽 合肥 238000;
2.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以安徽省7个地级市256份调查问卷为样本,考察互联网金融、创业学习、融资成本对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创业学习对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创业学习在两者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但探索式学习对互联网金融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利用式学习对互联网金融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融资成本在互联网金融与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但这一效应在互联网金融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不显著。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互联网金融;新农人;创业绩效;众筹融资;融资成本;融资约束

[中图分类号]F320;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0)05-0103-09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战略——乡村振兴战略,这为“三农”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这一目标与新农人创业的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新农人创业成功不仅会使自己实现富裕的目标,还能带动更多的农民富裕,因此新农人创业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在新农人创业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融资问题,融资过程中融资难、融资贵是最常见的融资障碍。传统金融模式存在众多体制弊端,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互联网金融逐渐走进我们的视野。与传统金融模式相比,互联网金融具有诸多优势,如融资渠道更多、融资成本更低、融资方式更灵活、授信资质门槛更低等,并将资本高效地引向创新创业领域^[1]。这些先天优势恰恰契合了新农人创业融资的部分需求,为我国新农人创业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根据“长尾”理论,互联网金融弥补了传统正规金融的供给缺口,使金融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互联网金融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下降,交易信息清晰明了,同时有利于银行之间实现信息共享,使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根据《2017安徽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众筹、P2P贷款、第三方支付三大领域是安徽本土互联网金融最常见的模式,三大领域的累计交易额达495.86亿元。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它将对新农人创业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收稿日期]2020-05-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9YJA630123);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SK2018A0484);巢湖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KYQD-201206);巢湖学院校级科研重点研究项目(XWZ-201701);巢湖学院校级重点科研项目(XWZ-201902);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20C35032)

[作者简介]严爱玲(1981—),女,山东滕州人,巢湖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农村金融,邮箱:1511142879@qq.com;江宏(1976—),男,安徽桐城人,巢湖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业绩效管理;郑书莉(1975—),女,河南安阳人,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业绩效管理。

长期以来,制约农户创业、降低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信贷约束^[2]。农民创业者需要根据自身的人格特质选择匹配的创业学习方式才能提升其创业绩效^[3]。已有文献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现有农民创业绩效理论,而且对我国农民创业者的创业实践活动给予了积极的理论指导。通过文献的整理我们发现,学者们对我国新型创业主体——新农人的创业绩效研究得较少,但这一创业主体已成为创业大军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与传统的农民相比,他们具有一些独有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必然会导致对其创业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传统农民创业不同。因此,本文拟在农民创业绩效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互联网金融对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业学习的调节作用和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试图探讨互联网金融对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为新农人的创业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并丰富现有新农人创业绩效的相关理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互联网金融对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影响

金融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从众多的潜在企业家中甄选出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激活企业家精神,从而推动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4]。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在未来企业家的甄选、创业项目的选择、创业风险的分担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从而使个人选择成为私营企业主的概率也相应提高,两者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创业的可能性,还大大提升了农民创业的绩效^[6]。关于互联网金融模式目前学界是众说纷纭,较为权威的提法包括互联网银行、网络微贷、P2P 贷款、众筹融资、互联网支付和互联网理财。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众筹、移动支付、P2P 贷款等方面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7-11]。

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代表之一,众筹模式以积少成多的方式为众多个人及小微创业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在 B2C 微商与众筹融合的模式中,众筹平台为潜在消费者的发现及个性化的营销提供了平台,从而使创业者的销售额大幅提升^[7]。众筹模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众筹参与度越高,对初创型中小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8]。

作为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移动支付不仅可以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还可以缓解创业者的信贷约束,提高工商业项目的经营绩效^[9]。类似结论也在 Beck 等的研究中得出,移动支付不仅能够解决创业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可以提高其经营决策的执行力,从而提高创业者的创业绩效^[10]。移动支付不仅为家庭创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还对微型企业的经营绩效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该作用在中国落后地区更加明显^[9]。移动支付对交易频率较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同时还对实体零售企业的非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11]。

与传统金融服务相比,P2P 贷款借贷成本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创业者的信贷约束,为创业者提供相对个性化的精准金融服务,从而促进农户创业活动,提升其盈利能力^[12]。虚拟创业企业运用 P2P 平台上的特色商业模式,可以获得丰富的资源、信息、知识及客户群,如果运用恰当,则对提升其企业绩效具有重要意义^[13]。互联网金融的出现降低了企业的融资费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了企业的金融环境,它的发展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29]。由上述文献可知,互联网金融通过提高创业概率、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发现潜在消费者、提高投资效率等提升企业绩效,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依据新农人身份进行划分,新农人有三种类型,即大学生创业型、农民工返乡创业型和跨界创业型,本文将对这三类新农人创业绩效进行区别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互联网金融对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假设 1a: 互联网金融对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假设 1b: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假设 1c: 互联网金融对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二) 创业学习对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影响

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都是企业创造新知识的源泉,因此提高企业的创业学习能力对企业的激进式创新绩效和渐进式创新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利用式学习成本相对更低,投入资源相对较少,因此利用式学习对初创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15-16]。创业学习能力的提高可以改善农民创业者的市场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能力,进而提高农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17]。如果创业者的创业领域与自身先前行业经验相关,利用式学习就会显著降低新创企业的失败率^[18]。经验学习大大提高了决策者的决策判断能力,这对企业的长短期绩效都会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19]。创业学习是新农人实现创业目标的重要措施之一,探索式学习有利于创业者实现突破式创新,从而改善创业绩效,利用式学习是一种相对低投入的学习方式,侧重于经验的吸收和利用,对农民的创业绩效会产生积极影响^[3]。学习可以使企业家持续更新已有知识,不断弥补知识漏洞,对其经营决策的进一步优化、改善企业绩效具有重要意义^[20]。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创业学习对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假设 2a: 创业学习对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假设 2b: 创业学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假设 2c: 创业学习对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三) 创业学习的调节作用

新农人对互联网金融知识的学习有利于其搜集创业信息并做出更加稳健的创业决策,有利于其较为准确地核算成本收益状况和充分利用创业资源等,这大大提高了创业成功的概率。经验学习能够使新农人累积大量的互联网金融信息资源,并通过创业学习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绩效,同时还可以推动创业企业认知能力的提升。

在 P2P 网络借贷市场中存在着明显的投资者学习效应,先前的投资经验经过凝练学习提升对其后期投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21],投资者的投资经验越丰富,投资效率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创业学习可以将创业者先前所拥有的金融知识进行凝练提升,进而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因此创业学习能力越高,互联网金融对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影响也就越大。

创业学习可以提高新农人的金融知识水平,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对新农人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获得信贷资金有很大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信贷约束的难题^[22]。随着新农人金融素养的不断提升,其人力资本也得到提升,从而使其更倾向于选择正规金融^[23],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可能性和便利性都大大增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24]。当前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主要有互联网银行、P2P 贷款、众筹等,新农人创业者通过创业学习可以选出最适合的融资模式,从而提高融资效率,提升创业绩效,因此创业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创业绩效之间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创业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 3a: 利用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 3b: 利用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 3c: 利用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 3d: 探索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 3e: 探索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

作用。

假设 3f: 探索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

(四) 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

金融机构对创业企业惜贷的两个重要原因是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信用担保不足,信息不对称可能会进一步引发信贷市场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这一难题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逐渐得到缓解,它不仅减少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融资效率,破除了融资市场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为创业企业的融资活动开启“良性循环”模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因此互联网金融在影响创业绩效的过程中,融资成本发挥了中介作用^[25-26]。对新农人来说,互联网金融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不看“出身”,融资门槛低,融资成本低,融资效率高,服务周到,方便快捷。互联网金融为长期困扰企业发展的融资约束难题提供了解决路径,这已经在学界得到共识。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 互联网金融与新农人创业企业的融资成本之间显著负相关。

假设 5: 融资成本能显著增强互联网金融与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 5a: 融资成本能显著增强互联网金融与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 5b 融资成本能显著增强互联网金融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 5c: 融资成本能显著增强互联网金融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 2015—2018 年安徽省马鞍山、合肥、芜湖、安庆、铜陵、蚌埠、黄山 7 个地级市的新农人创业者进行问卷调查,主要选取的是新农人创业相对活跃的地级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新农人联合会、创业代表会议、现场访谈等方式进行调查访问。发放问卷数共计 396 份,回收 345 份,删除部分数据缺失或作答倾向固定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5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74.2%。

(二) 变量的测量

1. 互联网金融(*IF*)。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2018 年撰写的《中国“三农”互联网金融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始踏入“三农”领域,但主要以网络借贷(P2P 贷款)形式为主。本文根据相关研究^[27],通过文本挖掘法对互联网金融指标进行界定,将农村网络借贷指数作为衡量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本文主要是通过构建初始词库、计算关键词的年度词频来合成农村网络借贷指数,最终计算出安徽省 7 个地级市的 2015—2018 年农村网络借贷指数。

2. 创业学习指标(*EL*)。本文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3,28]及本研究的目的对创业学习进行测度,将创业学习分为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两个维度,分别从更倾向于积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EL1*)、更倾向于对现有计划或市场经验进行挖掘和更新(*EL4*)等四个方面对利用式学习进行测量,同时对探索式学习分别从收集使大家学习新东西的信息(*E5*)、收集战略目标市场相关的信息(*E9*)等五个方面进行测量。

3. 融资成本(*FC*)。融资成本根据两部分成本进行综合衡量:(1) 债务融资成本(*DC*), $DC = \text{利息支出} / \text{借款总额}$ 。(2) 股权融资成本(*EC*),在借鉴 OJN 法测算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基础上,采用简化模型进行计算,其中 eps_i 为企业第 i 期的每股收益, p_0 为当前股价。 $EC = \sqrt{(eps_2 - eps_1) / p_0}$, 融资成本的计算公式为 $FC = EC \times (1 - Lev) + DC \times Lev$ 。

4. 新农人创业绩效(*EP*)。对创业绩效的评价往往采用主观评价法来进行^[29],本文借鉴相关学者的做法^[3,30],对新农人创业绩效分别从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EP1*)、销售情况是否良好(*EP5*)等五个方面进行测量。

上述测量变量所有题项均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其中 1 表示“很低”,2 表示“低”,3 表示“中等”,4 表示“高”,5 表示“很高”。

影响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因素众多,根据已有研究成果^[16-17,30],本文选取企业类型(*Type*)、企业年龄(*Year*)、企业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

(三) 模型构建

为了探究互联网金融与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创业学习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根据逐步回归法构建以下系列模型:

$$EPS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Type + \beta_3 Year + \beta_4 Size + \varepsilon \quad (1)$$

$$CS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Type + \beta_3 Year + \beta_4 Size + \varepsilon \quad (1a)$$

$$MW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Type + \beta_3 Year + \beta_4 Size + \varepsilon \quad (1b)$$

$$CB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Type + \beta_3 Year + \beta_4 Size + \varepsilon \quad (1c)$$

本文通过模型(1)检验互联网金融与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关系,以此检验假设 1;通过模型(1a)检验互联网金融与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关系,以此检验假设 1a;通过模型(1b)检验互联网金融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关系,以此检验假设 1b;通过模型(1c)检验互联网金融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关系,以此检验假设 1c。

$$EP = \beta_0 + \beta_1 EL + \beta_2 Type + \beta_3 Year + \beta_4 Size + \varepsilon \quad (2)$$

$$CSEP = \beta_0 + \beta_1 EL + \beta_2 Type + \beta_3 Year + \beta_4 Size + \varepsilon \quad (2a)$$

$$MWEP = \beta_0 + \beta_1 EL + \beta_2 Type + \beta_3 Year + \beta_4 Size + \varepsilon \quad (2b)$$

$$CBEP = \beta_0 + \beta_1 EL + \beta_2 Type + \beta_3 Year + \beta_4 Size + \varepsilon \quad (2c)$$

本文通过模型(2)检验创业学习与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关系,以此检验假设 2;通过模型(2a)检验创业学习与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关系,以此检验假设 2a;通过模型(2b)检验创业学习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关系,以此检验假设 2b;通过模型(2c)检验创业学习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关系,以此检验假设 2c。

$$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EL + \beta_3 (IF \times EL) + \beta_4 Type + \beta_5 Year + \beta_6 Size + \varepsilon \quad (3)$$

$$CS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UL + \beta_3 (IF \times UL) + \beta_4 Type + \beta_5 Year + \beta_6 Size + \varepsilon \quad (3a)$$

$$MW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UL + \beta_3 (IF \times UL) + \beta_4 Type + \beta_5 Year + \beta_6 Size + \varepsilon \quad (3b)$$

$$CB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UL + \beta_3 (IF \times UL) + \beta_4 Type + \beta_5 Year + \beta_6 Size + \varepsilon \quad (3c)$$

$$CS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IBL + \beta_3 (IF \times IBL) + \beta_4 Type + \beta_5 Year + \beta_6 Size + \varepsilon \quad (3d)$$

$$MW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IBL + \beta_3 (IF \times IBL) + \beta_4 Type + \beta_5 Year + \beta_6 Size + \varepsilon \quad (3e)$$

$$CB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IBL + \beta_3 (IF \times IBL) + \beta_4 Type + \beta_5 Year + \beta_6 Size + \varepsilon \quad (3f)$$

本文通过模型(3)检验 *EL* 在 *IF* 和 *EP* 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此检验假设 3;通过模型(3a)检验 *UL* 在 *IF* 和 *CSEP* 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此检验假设 3a;通过模型(3b)检验 *UL* 在 *IF* 和 *MWEP* 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此检验假设 3b;通过模型(3c)检验 *UL* 在 *IF* 和 *CBEP* 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此检验假设 3c;通过模型(3d)检验 *IBL* 在 *IF* 和 *CSEP* 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此检验假设 3d;通过模型(3e)检验 *IBL* 在 *IF* 和 *MWEP* 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此检验假设 3e;通过模型(3f)检验 *IBL* 在 *IF* 和 *CBEP* 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此检验假设 3f。

$$FC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Type + \beta_3 Year + \beta_4 Size + \varepsilon \quad (4)$$

$$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FC + \beta_3 Type + \beta_4 Year + \beta_5 Size + \varepsilon \quad (5)$$

$$CS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FC + \beta_3 Type + \beta_4 Year + \beta_5 Size + \varepsilon \quad (5a)$$

$$MW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FC + \beta_3 Type + \beta_4 Year + \beta_5 Size + \varepsilon \quad (5b)$$

$$CBEP = \beta_0 + \beta_1 IF + \beta_2 FC + \beta_3 Type + \beta_4 Year + \beta_5 Size + \varepsilon \quad (5c)$$

本文通过模型(4)检验互联网金融与新农人创业企业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以此检验假设4;通过模型(5)检验融资成本在互联网金融与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此检验假设5;通过模型(5a)检验融资成本在互联网金融与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此检验假设5a;通过模型(5b)检验融资成本在互联网金融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此检验假设5b;通过模型(5c)检验融资成本在互联网金融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此检验假设5c。

(四) 信度、效度检验

Cronbach's α 系数是检验评价测量量表稳定性和可靠性的主要依据。从表1中可以看出,EL、EP变量的Cronbach's α 都大于0.7,表明量表题项的内部一致性较高,通过信度检验。表1中各潜变量所属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7,说明量表的潜变量聚合效度较好。效度检验通过对比AVE值平方根与因子间相关系数大小发现前者大于后者,说明指标间的区分效度较好。

表1 变量因子分析、效度和信度检验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AVE	CR
EL	EL1	0.823	0.869	0.754	0.867
	EL2	0.716			
	EL3	0.788			
	EL4	0.738			
	EL5	0.750	0.845		
	EL6	0.723			
	EL7	0.793			
	EL8	0.765			
	EL9	0.702			
EP	EP1	0.789	0.865	0.623	0.843
	EP2	0.781			
	EP3	0.772			
	EP4	0.742			
	EP5	0.721			

四、实证结果分析

表2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创业学习、融资成本和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都小于0.5,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表3是互联网金融、创业学习两个自变量分别对新农人创业绩效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路径系数都是显著的,互联网金融对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beta = 0.357, P < 0.001$),其中,互联网金融对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beta = 0.321, P < 0.001$),互联网金融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beta = 0.429, P < 0.001$),互联网金融对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beta = 0.304, P < 0.001$)。创业学习对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正向作用($\beta = 0.401, P < 0.001$),其中,创业学习对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beta = 0.325, P < 0.001$),创业学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beta = 0.309, P < 0.001$),创业学习对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beta = 0.352, P < 0.001$)。表3的检验结果支持了假设1、假设1a、假设1b、假设1c、假设2、假设2a、假设2b、假设2c。

表2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IF	FC	UL	IBL	CSEP	MWEP	CBEP
IF	1						
FC	-0.281**	1					
UL	0.324**	0.239	1				
IBL	0.312**	0.284	0.403**	1			
CSEP	0.391**	0.319**	0.467**	0.376**	1		
MWEP	0.276**	0.352**	0.319**	0.213**	0.236**	1	
CBEP	0.304**	0.297**	0.498**	0.307**	0.264**	0.392**	1
均值	0.76	0.241	3.07	3.82	3.23	4.21	3.35
标准差	1.19	0.102	0.92	0.89	0.65	0.37	0.54

注: $N=256$, IF为互联网金融, UL为利用式学习, IBL为探索式学习, FC为融资成本, CSEP为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 MWEP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 CBEP为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 **表示 $P < 0.01$ (双尾)。下同。

为了分析创业学习对互联网金融和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分别以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和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为因变量,以互联网金融、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为自变量展开研究。为了减少回归分析中的数据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对

所有变量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理,采用分层回归法分析它们之间的调节关系。从表4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模型4中探索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关系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探索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不存在调节作用,假设3e未得到支持。模型5中,利用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关系中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利用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也不存在调节作用,假设3c未得到支持。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6的结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利用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互联网金融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都存在积极的调节作用,假设3a、假设3b得到支持。探索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以及互联网金融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存在积极的调节作用,假设3d、假设3f得到支持。此外,互联网金融和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创业学习在两者之间发挥了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3得到支持。

为了分析融资成本对互联网金融和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对互联网金融、融资成本及新农人创业绩效进行了回归分析。为了减少回归分析中的数据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对所有变量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理,采用分层回归法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表5中互联网金融、融资成本与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IF与融资成本FC的回归系数为-0.438,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假设4得到支持。交叉项IF×FC与新农人创业绩效EP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367,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即融资成本促进了互联网金融与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假设5a得到支持。交叉项IF×FC与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CSEP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297,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即融资成本促进了互联网金融与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假设5a得到支持。交叉项IF×FC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MWEP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369,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即融资成本促进了互联网金融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假设5b得到支持。交叉项IF×FC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CBEP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161,说明两者之间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假设5c未得到支持。

为了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进行检验,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定性检验:用支付结算指数替代互联网金融变量,用融资成本增量替代融资成本,对互联网金融和新农人创业绩效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

表3 有关直接效应的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变量间关系	路径系数	P值	VIF	检验结果
假设1	IF-EP	0.357***	0.00	1.00	支持
假设1a	IF-CSEP	0.321***	0.00	1.00	支持
假设1b	IF-MWEP	0.429***	0.00	1.00	支持
假设1c	IF-CBEP	0.304***	0.00	1.00	支持
假设2	EL-EP	0.401***	0.00	1.00	支持
假设2a	EL-CSEP	0.325***	0.00	1.00	支持
假设2b	EL-MWEP	0.309***	0.00	1.00	支持
假设2c	EL-CBEP	0.352***	0.00	1.00	支持

注:EL为创业学习,EP为创业绩效,VIF为膨胀方差因子,***表示P<0.001。

表4 多元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创业绩效	CSEP		MWEP		CBEP	
		M1	M2	M3	M4	M5	M6
IF	0.165*	0.061*	0.211*	0.072*	0.239	0.048	0.036*
EL	0.362*						
IF×EL	0.042*						
UL		0.532*		0.529*		-0.047	
IBL			0.453*		0.418		-0.048*
IF×UL		0.029*		0.002*		0.000	
IF×IBL			0.069*		0.038		0.021*
R ²	0.347	0.397	0.452	0.563	0.398	0.009	0.007
ΔR ²	0.087	0.004	0.013	0.012	0.005	0.000	0.002
F	0.454*	1.598*	8.740*	0.036*	3.287	0.000	0.591*

注:*表示P<0.1。

表5 互联网金融、融资成本与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EP	CSEP	MWEP	CBEP	FC
IF	0.230**	0.214**	0.337**	0.169**	-0.438**
IF×FC	-0.367**	-0.297**	-0.369**	-0.161	
R ²	0.391	0.602	0.304	0.268	0.214
ΔR ²	0.064	0.025	0.138	0.035	0.024
F	0.527**	0.983**	0.134**	0.402**	0.462**

注:**表示p<0.05。

结果与前文是一致的(未列示,备索),说明本文所得结论是可靠的。

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基于安徽省7个地级市256份调查问卷数据,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创业学习、融资成本及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和创业学习都对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创业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但利用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探索式学习在互联网金融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其他情形下这一积极调节作用都获得了支持;融资成本在互联网金融与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具体来说,这一中介作用在互联网金融与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显著,但在互联网金融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之间不显著。

本文所得结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互联网金融繁荣发展不仅对新农人创业绩效具有积极作用,还对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加强:第一,利用自媒体、微平台等现代传媒渠道加大互联网金融宣传力度。第二,通过对新农人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互联网金融知识“上山下乡”“互联网金融知识进校园”等活动,提高新农人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水平。第三,完善信用市场征信体系,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大数据征信机制,通过奖惩机制诱导新农人树立信用价值观。第四,发展农村互联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首先,根据新农人创业需求推出个性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其次,不同类型的新农人创业者需要选择与自身特征相匹配的创业学习方式。对于大学生创业型新农人来讲,由于他们刚刚毕业不久,很多都缺乏工作经验,因此不仅要积极进行利用式学习,多吸收借鉴成功创业的经验,还要在此基础上利用所学知识进行探索式学习,为未来长期获得竞争优势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来说,探索式学习对其创业绩效的积极调节作用不明显,因此他们应将创业学习的主要精力放在利用式学习方面,对其返乡创业前的经验及其他成熟的创业经验进行积极利用。对于跨界创业型新农人来说,利用式学习对其创业绩效的积极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他们应积极侧重于利用探索式创业学习方式提高其创业绩效表现。最后,互联网金融能够显著降低新农人创业的融资成本,因此新农人创业过程中应积极利用互联网金融融资模式进行融资,降低借贷环节的各种成本,破解融资约束困境,进而提升其创业绩效。

参考文献:

- [1]王树强,王粲.基于互联网金融的创业企业融资优选模式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7(11):139-146.
- [2]Banerjee A V, Newman A 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2): 274-298.
- [3]罗明忠,陈明.人格特质、创业学习与农民创业绩效[J].中国农村经济,2014(10):62-75.
- [4]江春,滕芸.企业家精神与金融发展关系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0(2):110-115.
- [5]李磊,郑妍妍,刘鹏程.金融发展、职业选择与企业家精神[J].金融研究,2014(6):193-206.
- [6]刘雨松,钱文荣.正规、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创业决策及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替代效应的视角[J].经济经纬,2018(2):41-47.
- [7]王志标,道文静.众筹与微商融合的创业模式探索[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3):23-29.
- [8]史青春,王维.初创型中小企业众筹参与度与企业绩效——基于资源获取效果的中介效应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12):98-107.
- [9]尹志超,公雪,郭沛瑶.移动支付对创业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9(3):119-137.
- [10]Beck T, Pamuk H, Ramrattan R, et al. Payment instrument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3(7):162-186.
- [11]田凤欢.移动支付对我国零售业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8(20):166-168.

- [12] 鲁钊阳, 廖杉杉. P2P网络借贷对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影响研究[J]. 财贸经济, 2016(3): 95-108.
- [13] 王国顺, 周国秀. P2P行业的商业模式与虚拟创业的关系研究[J]. 福建茶叶, 2020(1): 45-47.
- [14] 刘文佳. 互联网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8.
- [15] Atuahene-Gima K. Resolving the capability: Rigidity paradox in new product innovation[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5, 23(3): 289-291.
- [16] 李怡欣, 赵文红, 张文伟. 初创企业创业学习对绩效的影响: 创业决策逻辑的调节作用[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9(10): 84-96.
- [17] 芮正云, 史清华. 中国农民工创业绩效提升机制: 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基于“能力-资源-认知”综合范式观[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4): 108-120.
- [18] Bruder I J, Presendorfer P, Ziegler R. Survival chances of newly founded business organization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2, 57(2): 227-242.
- [19] Yang Y, Narayanan V K, Zahra S. Developing the selection and valuation capabilities through learning: The case of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e*, 2008, 18(1): 39-56.
- [20] Minniti M, Bygrave W. A dynamic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1, 25(3): 5-16.
- [21] 王正位, 向佳, 廖理, 等. 互联网金融环境下投资者学习行为的经济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3): 95-111.
- [22] 宋全云, 吴雨, 尹志超. 金融知识视角下的家庭信贷行为研究[J]. 金融研究, 2017(6): 95-110.
- [23] 曹璨, 罗剑朝. 社会资本、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融资决策[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9(3): 3-13.
- [24] 柳建坤, 何晓斌, 张云亮. 农户创业何以成功? ——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J]. 社会学评论, 2020(3): 105-117.
- [25] 刘满凤, 赵珑. 互联网金融视角下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破解[J]. 管理评论, 2019(3): 39-49.
- [26] 黄子健, 王龔. 大数据、互联网金融与信用资本: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悖论[J]. 金融经济研究, 2015(1): 55-67.
- [27] 张正平, 江千舟. 互联网金融发展、市场竞争与农村金融机构绩效[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2): 50-59.
- [28] Atuahene-Gima K, Murray J Y.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on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07, 15(2): 1-29.
- [29] Zahra S A, Ireland R D, Hitt M A.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by new venture firms: International diversity, mode of market entry,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5): 925-950.
- [30] 李后建, 刘维维. 家庭的嵌入对贫困地区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拼凑理论的实证检验[J]. 农业技术经济, 2018(7): 132-142.

[责任编辑: 王丽爱]

The Impact of Internet Finance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New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Anhui Province

YAN Ailing^{1a}, JIANG Hong^{1b}, ZHENG Shuli²

(1a.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Chaohu University, Hefei 2380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By selecting 256 questionnaires from 7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as sampl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Internet financ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financing cost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new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finance and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performance of new farmers and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them, but exploratory learning has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fin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performance of new farmers returning to hometown and pioneering, and utilizing learning has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finance and cross-border entrepreneurship performance of new farmers. Financing cost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Internet finance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new farmers, but th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between Internet finance and cross-border entrepreneurship performance of new farmer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ternet finance; new farmers;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crowdfunding financing; financing cost; financing constraints